

DETAIYANG

DAISHOUZUEDETAIYANG DAISHOUZUE

戴手鐲的太阳

奎桥 著

文联出版公司

戴手镯的太阳

郑建桥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辽宁省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3插页 49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册

ISBN 7-5059-0702-6/I·462 定价：1.65元



作 者 简 介

郑建桥，男，1957年生。原籍浙江省义乌县。
河南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林业文学》编辑。

19岁开始发表诗歌、散文。至今已在《诗刊》、
《人民文学》、《星星》、《北方文学》、《青年
文学家》、《诗歌报》等刊物上发表诗作200余首。

目 录

嘹歌（局部）	1
无数个世纪的回声（局部）	19
神话	47
传说	49
暗淡的渔火	51
童年中的历史	53
冰河	55
与死神较量	57
黑木耳	60
淘金汉子	62
荒原狼	64
阴阳角（局部）	66
面相	90

嘹 歌（局部）

伊玛堪：淘金者

追呀追呀，走呵走呵，一山又一山
树杈子和榛棵子，石子和冰茬子
太阳抻长黑夜的手，挣断所有的路
大车辘辘为追寻而追寻。丁当的铜铃
没有鱼干时去嘉荫河叉自己的倒影
一种渴望为愿望而诞生
一种飞翔止于冷静
时间和空间模糊历史和命运纠缠
听疯风传颂，他很勇猛
听热瓦甫歌唱，他是石头和大地的根
即使趴下，心也要爬向最后的山顶

伊玛堪：黑水汤汤

在选择的时候，水还是土，生还是死，上还是下
弯曲的疑问低垂倾斜灵魂，走马灯绕晃失血
金鳍金鳞的黑龙和庞大的鱼族搅扰多少悲声
黄昏和黑乎乎的神含泪习习生风
巴格牙路是呜嗷呜嗷的凶狠

黑洞洞的枪嘴子点着东方的沉痛
又清又凉的江水咽咽然有情
江湾的树乱蓬蓬、糟烂树凜冽寒风
嗡嗡直响的枪窟窿里黑瞎子猫了一冬
梦着一片密林和死亡的杳见胡同
雪片在冬季睁亮雪亮的眼睛诅咒冰冷
日头已冷，月亮已冷，漩涡被火药烧开也冷
了

街筒子是黑压压的悲愤、扎枪和鱼股剑的火
向辽远空旷平原
展开两面烈烈森林
雁翎刀艳红艳红跳动漫山凜凜威风
虎纹镶着冬天，硬梆梆糠麸团啃着冬天
桑布库和奥木兰的火苗吵吵嚷嚷蹿起涛声水
声

沉默太久了无声点燃光明扩张热望
手变成目的使一种宽广的感情在岁月之上
庄严而悲愤。人的尊严和愿望是人
这斧子改变命运使大地的心灵微微颤动

伊玛堪：迁徙

而早年之间黑龙江的鲟鱼尾巴
是达斡尔族的木城
它斜楞着一只眼睛。这座古老的房子
两只脚插在柳篱笆墙上，脑壳殷红殷红

肩膀头的黄衫，鲤鱼和草根
红兜肚盖着前胸，颠儿颠儿的大风雪后
五月和黑河屯一片宁静，如同温暖的笑纹

北方的烟囱脖子，塔头皱成前额层层雪岭
桑布库是首领，冬天的海溜马呼哧呼哧
身后是弯弯曲曲的色伦河，卵石和赤裸的根
跌跌撞撞的色伦河，雄鹿有四只眼睛
黑夜碰着它的眼睛
撞出点点火星和仇恨
曾经有两个月亮，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
鱼毛反潮青鹰，四周充满岩石的狰狞
一个梦，五彩如云
一群鸟，五色如风

追随命运，连冻带饿的空间倒转迷惘双瞳
热瓦甫丁丁冬冬，如同飘飘悠悠的短裙
野草果采集风景和纯真
瞎话中的一切是人也是神
 一只鸟的叫声，只有风
 一支箭的外形，只有声

很古很古的河想起远方的白云
搭帐篷罗，搭帐篷罗，奶酪白如光润
戴手镯的太阳是黑土地的近邻
四只闪光的脚走过春夏秋冬

伊玛堪：八荒

无边无际的星云，巨大如同分子的眼睛
鸟河挣翅形如飞蝶，煜煜而汹汹
宁静浸透了阴雨和雷鸣，水母的路
血液密布植物群。岁月无情
压弯运行的背影，微弱的灵魂在血泊中抽搐
忍受热情的暴风。时间浸泡死亡
繁殖万物，碘酒凉瓦瓦杀除病菌
微生物秘密地结构着黎明，血红血红
辽阔的宇宙运动相对永恒，一瘸一瘸的历史
足音

点燃神话，远逝又一个黄昏
一条鱼，埋在太阳的北方
一只鸟，葬在北方的天空

时间过去和未来沿传说的方向远行
生命直线汇入死亡深渊的终点
死亡青色的声音深沉如牛角
死亡黑色的声音颤栗如羽毛
土地佬儿的鸡鸣离太阳太近
树腰痛弯了，痛成怒放的鹿鸣
八只猛兽，在八方，或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歪歪斜斜的阵风，多少悲愤
深吻一个又一个错综的黎明

三个方向的空间，转成三张圆脸
仰望或低垂，左顾或右盼，前仰或后合
缓缓睁开大石头的裂缝，为万物而欢欣

伊玛堪：南山

欢乐的水曲柳和实心的紫椴
习惯了北极的寒冷，一个又一个雪窗
在冬季的桦皮图上闪光，耐寒的菊科
嘴巴自然而然地翘着新鲜，呼吸阳光空气和
 花纹

冷杉越站越冷，落叶松预感气温
唇形的植物翻了筋头在半空，毛色通红
穿金边的植物群采集孤寂和卵形的雪片
叶缘冷冰冰的锯齿采伐冰凌花和毒林

早晨的核桃楸带着皱纹、瞅着瞅着
豆粒大的汗珠跌落纷纷的马蹄声
银鬃马奔驰千年的落叶层后
那个野生的水泡子渐渐平静
草丛里蹦出金黄色木的倒影
空间透明仿佛寂静的透明
榆树的眼睛构成白夜的眼睛
音乐仿佛落叶的回声
回归的鸟群吱吱喳喳地带来日落的影子
从植物区拱起飞翔的马群和黄昏

一支箭过去，仿佛留给世界的伤痕
落下来，通过莫日根的手伸向深邃的无声

伊玛堪：北山

巨石滚滚的北桦岭
岭上的太阳貂皮镶边
有十二个七腾咕隆的木轮子
马蹄声匆匆忙忙，风风火火，大地的嗓子冒
干火
向东向西消失云里雾里暮色里

一天一夜后终于挣断松树
白云抖落了叶子变成荒山
只剩一颗毛烘烘的脑袋，三点两晃悠
肚脐是嘴，在干玻璃棵里唿哧唿哧喘气
那块灰白灰白的云
象孢子的屁股

有人在砍架条子
拿犴筋拴柴禾
群鸟越寻思，心里越发毛
大声地鸣叫着，没了归宿

有鼻子有眼儿的故事
一传开说啥都有啦

反正人嘴两层皮，有枝添叶
有说洞里住狐仙的
有说蟒蛇作妖的
夏天青布裤子青布衫
冬天皮袄皮裤子

有说那些鬼魂儿负担太沉了
越走越慢，头发湿糊糊地拖地
亮成雨滴
他背着弓，一年又一年
狗头角帽遮着眼睛

有说白天象山谷
黑天象山峰
即使闭上眼睛
世界也和你息息相关

伊玛堪： j

大黄米粘豆包的晌午四个菜
粳米绿豆水饭的傍晚八个菜
滴滴拉拉的人们
麦秋后就悠悠呀呀起来了

$$j = \frac{4 \pi^2 R}{T^2} = 4 \times \frac{(3.14)^2 \times 38,400,00000}{T^2}$$
$$= 0.27 \text{ 厘米/秒}^2$$

黄皮子的尾巴是j

清也太极，虚也太极，清清虚虚是太息
浑也太虚，浊也太虚

大雪壳子之上
仓房楼子有四只脚
糊窗纸的月亮如寒冷的面积

伊玛堪：四望

东 南
西 北
家

烈烈的四蹄踏碴清水泡溅起柞树林
黑云甩响桦皮鞭，荒荒岁岁的森林
鞭犸猊成一声嘶鸣
葫芦藓蜿蜒向树，叶子繁延向暴风
时间一千次迁徙弯弯曲曲的空间
叶掌不能抚摸的声音，岁月流于水
树眼不能玷污空静，石头分于火
在这些冷色的肃穆中，当北风
悄拂黑色的走廊，告诉我，是那白桦林
在冷光中奔涌，在玻璃的颈中
凋谢自己累累金黄色的笑语歌声，告诉
我

冬天的高空装饰着枝条颤栗，碧玉和白
葡萄

是这白桦树蹀躞携春天的液汁在炫耀

呼嗤呼嗤的熊，在太阳的岩洞取火
为了鱼，秃尾巴伸到乌云河畔。当赤裸的巫
女

从春天的水中醒来波纹，手臂缠着绕着月色
在月神的岸上摇晃，熊你去了哪里？

在原子宇宙的荒野？趾着那狰狞的山峰
黑色的桦树开始漫延，那广阔的静穆，花面狸
如同荒山。银狐和慧星的尾巴把亮光照到
巫女

手上的筐，使她们的童梦和名字在风中回
荡

告诉我，是那辉煌的尾巴，搅乱世纪的蝶巢？

当白夜用光的羽毛装扮自己的形体
成千成万地原子光，魔镜围绕着永恒的
太阳

告诉我，是那白桦林、女巫、风、水、
山

马的缰绳被谁攥紧，用谁的桦皮鞭鞭
笞，抽搐成风

曲线富有弹性。乌鸦哇哇地腾空
土地化妆青袍怪叟，两头扎着红绳

光踩着冰河的冰茬子，迎接我们， 嚓 嚓 有
声

哆哆嗦嗦蹿进瓜地，抖抖毛叶落纷纷

巨嘴的鸟群，风羽，咯咯，嘎嘎

在黑貂的鼻孔眼的呼吸之间，不再嘶鸣

缓缓收拢重重叠叠的云。针叶林悬挂的鸟鸣
闪着蓝光，圆嘟噜的松塔，仿佛烧炼过的石

头

布满陷井和危险。告诉我，是野罌粟花为远
行

把花香酿制成甜蜜的歌声，把白夜的树根
到处伸延，向土地，根，向天空，叶子
那白桦树挂满了春天的铃声，声音的结构
犹如蜜蜂，每个声音向森林的花朵飞行

告诉我，黑色的鹰在土地的伤痕中
一炸翅儿就是狂风，在太阳的胸脯
上，就是野狐仙的坟。

$$\Delta P = \frac{-spq^2}{(1-0.292)}$$

欧椋鸟掠过火烧火燎的柞树林子的暗影
掠过嘎巴嘎巴的榛柴趟子的血盆，在万物的
怀中临盆：闪电、黎明；在我们最深梦幻
中所穿戴火龙衫，披一片，挂一片
迷迷登登

变形

水的死，土开始诞生，告诉我
土的死，水开始诞生

伊玛堪：貂 曲

阿罕贝阿罕贝阿罕贝
雅戈耶雅戈耶雅戈耶
呦呦的鹿纹波起伏山山水水岭岭
踉踉跄跄的彩裙和旋风，狂鼓冬冬的兽鸣
舞蹈模仿万物的欢乐向远方瞭望
闪闪烁烁的靴子无形
喧嚣的野牛河，生命追寻永恒
蓬蓬彭彭腾腾
岩石岩石嗜嗜而嚶嚶

两手两鸟
两足两兽

疯狂节奏踩响吱吱唔唔的绝望
痛成闪闪发光的腰铃
手掌向太阳摊开心灵的天空，这广阔的蔚蓝
渴望焚烧，渴望你的眼睛和声音
灵魂的自由是更高的自由

谁让你的灵魂死死把我占有
你的声音撞响铜碗点亮颗颗星辰
你的声音瞩望岁月点燃点点辰星
喃喃你的名字
叨叨咕咕，魔魔怔怔你的名字
马背的左边是我的响箭哟，哟嗨
马背的右边是我的古歌哟，哟嗨
亮旺旺的祭火，烈性的酒
亮堂堂的祭火，热性的酒
灵魂的伤痕是悲哀哟，哟嗨
意志的伤痕是忧伤哟，哟嗨

彭瑟彭琴哟，哟嗨
如琢如磨哟，哟嗨

伊玛堪：古 歌

赫里拉

赫里拉——赫里拉——

寥寥荒荒的岁月里，所有歌曲，舞蹈
彩裙被节日里的酒浸湿。所有以歌舞
为核心的雷鸣曲，复沓而撕拼，横绝太空

赫里拉

赫里拉——赫里拉——

鹰神凌驾自己，油云向空林
我们在确定的云层燃烧灌丛，起落的片断里
全部的火沦为死寂，鲜血淋淋
眼睛不再瞩望油云遮蔽的星辰

咆哮、阴影的平面里布满裂牙豁嘴的陷阱
树丛里只鸱鹰的眼睛冷冷注视着冷丁的暴风
在夏季，第一声是雷鸣，粉碎
那些诞生水的天空，那些根充盈土地的精神
那些以你为核心的油云，舒缓的长风
鹰神接近的极限，不是死神，而是渺渺太空

在群山的缝隙，温暖多雨的季节里
叶子的星座为你而清新，超然一切
一片濛濛茫茫的深情，只要长风为你而恢宏
月亮是土，不会沉默肉体
太阳是火，不能寂默灵魂

假如我们的欢笑不是为你辉煌
假如我们的歌声不是在你的血液里流动
风雪的记忆会十分冰冷

浪浪苍苍的群山被沉思的颂歌浩荡
我们的欢乐、盐来自眼泪，来自眼睛深处的
音乐

使呼吸加重。我们的路来自孤独者的命运
痛苦来自无声的压抑，那是燃烧中心，分离